

毛对山医话 (清)毛对山 撰

医家之医话，犹儒家之笔记，最能益入神明。本书曩载周雪樵《医报》社友卢育和君手录惠寄内容。或究症治，或道经验，搜罗丰富，谈理玄妙，足与《冷庐医话》、赵氏《医话稿》（注：即《存存斋医话稿》）相匹敌。毛氏自言，余初读《灵》《素》，觉其经义渊深，脉理错杂，每若望洋意沮，继复并心一志，遍觉前贤注释有所疑，则镇日默坐苦思，乃渐通晓。每调气度脉，浪决人生死，亦时有验。观此则知三折肱于是道矣。

古以五气五色五声视人生死，盖即诚中形外之义。亦可见疾虽伏而未发，其脏腑已先受伤，故必现于形声动作。譬室有火患，初不及觉，驯至烟焰满中，则勃发而不可御矣。然为曲突徙薪之计者，近医亦罕。《说郛》载宋神宗精医理，有内侍病肿，太医言不治，帝为诊之曰：阴虽衰阳未竭，犹可疗也。令食蒜煮团鱼而愈。熙宁初京尹吕溱上殿进札，郎中周约随趋，帝问吕体中无恙否？吕以无对。顷之复问，且问周见吕如何？周对如吕。既退吕引镜自照，顾周曰：面有晦色否？周曰：龙图无自疑，容采安静。未几溱果病，遂不起。噫！如神宗者可云望而知之矣。

切脉辨症立方为医家三要，而脉尤重。盖脉既切明，自能辨症，而投药不难也。今医者苦于脉理难凭，乃竟尽弃不究，惟学写医案，作门面语，论症则以活脱为能，用药惟以和平为贵，自谓胜于偏执好奇孟浪自喜者。不知用药如用兵，贵乎神速，若迟疑不进，使邪势蔓延，必致救援不及，致危殆而后已。夫偏执好奇，诚为医家所忌，然或因其立法乖异，在病家尚不轻信，若和平之剂，人即知其未必效，亦取其无害而就之，岂知因循两字误人不浅，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，若生死关头，岂可须臾耽待乎？

余初读《灵》《素》诸书，觉其经义渊深，脉理错杂，每若望洋意沮，继复并心壹志，遍览前贤注释，有所疑则镇日默坐苦思而力索之，乃渐通五运六气、阴阳应象之理。每调气度脉，浪决人生死，亦时或有验，忆昔避兵乡里，对巷有吴某晨起方洒扫，忽仆地不语，移时始醒，延余诊视，仍能起坐接谈，及按脉则势急而锐，真有发如夺索者，盖肾气败也，危期当不越宿。遽辞以出，人咸不之信，诘日未昃而气绝矣。又布商周某偶感微疾，就余诊视，余曰：今所患勿药可愈，惟按心脉独坚，湿痰阻气，气有余即是火，火郁不散，当发痲毒。时周脑后生细疮，累累若贯珠，余曰：君以此无所苦，一旦勃发，为害非浅，亟宜慎之。彼终不为意，及明春果以脑后毒发而死。据此则凭脉决症，似乎如响斯应矣。岂知脉理微茫，又有不可臆断者。余有戚某过余斋，形色困惫，询知患咳经月，行动气喘，故来求治。诊其脉至而不定如火薪然。窃讶其心精已夺，草枯当死。戚固寒士，余以不便明言，特赠二金，惟令安

养，时已秋关及霜寒木落，往探之而病已痊，细思其故，得毋来诊时日已西沉，行急而咳亦甚，因之气塞脉乱，乃有此象欤。然惟于此而愈，不敢自信矣。

脉理渊微，固未易丝分缕析，而世之医家病家咸以脉为首务，岂知脉居四诊之末，上士欲求其备，原难舍脉以言病，而亦不能离病以就脉也。盖凡临症必先询其病之所在，与受之所由，察虚实，观气色，俟胸有成见而后按脉以决其疑。若脉不合症，必更求病之所以然，与脉所以异，准此立方，或可无出入之感，本不专以三部九候为凭也。矧今世粗工略知脉理，便强作解事，谓病之原本按脉能知，在病家亦信其造诣甚深，指下自能洞见，孰知古之宗工亦无此本领乎？余为是言，非轻视夫脉也，正以理甚渊微，未容伪托耳。

胎产非患，惟《稽古杂志》有异胎五则称不救，而方书恰未之载。五者何？一曰束，胞带紧束不解也；一曰冲，临产时冲逆不下也；一曰挺，横截腹中，手足不露；一曰捧心，子捧母心，心随胎落；一曰卷肠，肠断始脱。遇此五者，母子得存其一幸矣。至怀胎之迟速，亦甚不同，有三四年而后生者，此胎气使然，静待固无所害。若见腹膨既久，误认为病，以药攻之，必至胎损而坠，悔何及哉！更有七月五月而生者，考孕生五月，古名赅胎，以父母禀气之旺，阳生而阴即长，故先期而产，此如向阳花木得气在先，十月即华，不待三春始发耳。俗子不明此理，妄有诽讪，至产母忿不欲生，良可痛恨。昔余家有坟丁赵德隆者，娶邻女未六月而产一男，戚党咸窃笑，幸赵知妻素端方无疑问，子后渐长，声音笑貌酷类德隆，于是群疑始释。又有孕终不产者，元人《说郛》所载南邑下砂四灶盐丁顾寿五妻王氏，始笄适顾，子女已生其五，而于至大辛亥复有孕，及期临蓐，七日不娩，后仍如故，每嘱家人死必焚我勿待尽，须检视腹中物以明何疾。继于至正庚寅十月腹骤动痛极而死，越二日家人遵遗言以火化之，取物视则胞带缠束甚紧，剖之乃一男胎，其肋骨坚如铁石，计怀胎四十年，其妇以甲戌生，死年七十有七矣。胎产常事，有怪异若此者，其故固不可解也。

古云读书不明其义，不如不读，言恐反为书惑也。而在医为尤甚。盖古人方论，惟言一症，不能随其传变，故可意会而不可拘执。即如虚损一症，丹溪谓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，主治在心肾，以心主血，肾主精，精竭血燥，火盛金衰，而成劳怯，故治以四物、六味补益真阴，俾火自降而肺金清肃。在东垣则又以脾胃为本，言土厚则金旺，而肾水亦足，故以补中益气为主。后世咸宗李而以来为误，谓造化生机，惟藉此春温之气，若专用沉阴清化之品，则生生大气索然。是盖未知上损从阳，下损从阴之义矣。按《金匱》云：脉大为劳，极虚亦为劳，脉大指损及心脾营血亏，而气分泄越，宜归脾、建中益气养营为要。极虚则言精血内夺，肝肾阴不能自立，宜以四物、八味壮水化源。乃知前贤

立方，本各有见，后人不分阴阳，不察脉理，但言治损而茫不知其损之所在也。嗟乎！药能治病，即能致病。昔人有言不遇良医，不如不药，盖治病犹易，治药为难耳。有友僻居乡曲，每言其处苦无医士无药肆，余谓：果尔，亦未必非一乡之福也。

凡治病必察虚实，无盛盛，无虚虚，疏其血气，令其调达而致和平，此《素问》审治之义也。今之医士每遇年老之人，辄投温补，而补之一字，又为人所乐闻。不知老人脾气既衰，饮食入胃，输化不清，蒸变为痰，气机阻遏，气有余即是火，故治老人略同幼稚，当以清通为主，是即经旨。六腑传化不藏，以通为用也。徐灵胎曰：千年之木往往自焚，盖阴尽火炎，物理然也。余谓积岁沟渠，必多拥塞，人能味此，老人之病非纯以温补为法矣。昔金坛王肯堂年逾八旬，患脾泄经年不愈，医投温补而转剧，延我邑李士材诊之，用巴豆霜下痰数升而愈。此非李之明于辨病不能用，非王之知医亦不敢服耳。张子和曰：良工先治实后治虚，粗工或治实或治虚，谬工即实实虚虚，惟有工能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也。

昔有人乘舟遇风而患心疾，医者取多年船舵，于手汗所积处剖末饮之而愈。医以意用初视儿戏，往往巧发奇中，有未易致诘者。卢陵尝举此语坡公，坡公笑曰：然则以才人之笔烧灰饮学者，当疗昏惰推之；饮伯夷之盟水，即可救贪；食比干之饭余，即可已佞；舐樊哙之质亦可治怯；臭西子之珥亦可愈恶疾乎？卢陵亦大笑。余谓是固不可太泥，古人用药，每取形质相类，性气相从，以达病所。亦有纯以意运，如弩牙速产，杵糠下噎，月季调经，扇能止汗，蛇性上窜而引药，蝉膜外脱而退翳，所谓医者意也，殆即此类，本不当以常理格，亦未可以必愈期，如或执而不通，适为坡老所笑耳。

今医士每见身热脉数，辄投柴葛以为邪散，则安不知六淫感症固非一端，见症虽略相同，治法则自有别。盖温邪忌表，湿家忌汗，前贤固有明训。王晋三《古方选注》集伤寒百十三方，攻补温凉无所不备，岂仅以解表为事哉！即足经论治，表散亦不宜太过。盖病中大汗，最能暗耗元阳，致病后每多损怯。尝阅《说郭》所载范云仕梁为治议，时武帝有九锡之命，期在旦夕，而云适病疫，乃召徐文伯诊之，欲求速愈。文伯曰：此甚易，但恐二年后不复能治。云曰：朝闻道，夕死何妨，况二年乎？文伯乃以火煨地，布桃柏叶于上，令云卧之，汗大泄，翌日遂愈。后二年云果暴卒。宣解之不宜过甚如此。

治病不难用药而难于辨症，辨症既明则中有所主，而用药自无疑畏，如明永乐中东宫妃张氏经阻阅十月，疑有孕，上命太医盛启东诊之，盛谓非孕，进方多破血品。东宫怒曰：早晚望诞育，岂宜服此。即屏退，阅月病益剧，复召诊，仍疏前方，东宫禁盛于别室而后服其方，盛家惶怖无地事恐不免，而盛洋

洋若不经意，阅三日家人忽闻门外呼殿声甚喧，出视则盛已红棍前引获厚赏归矣。询之知妃服药后下血数斗，疾渐平复，可见识病即真下药，终无疑畏。如盛者于医无愧为良矣。

太素之脉，析五运之微，穷造化之理，能决人富贵利达贫贱寿夭，此无他至于理而止耳。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，故五行之气隐于五脏，通于六腑，呼吸之间，阴阳开合，造化玄微，靡不毕见。尝考《太素》诸书，首重心脉，心主也一身之动定系焉。凡人贵贱，惟在轻清重浊，其词曰：脉分明紧秀洪，自然禄位至三公，清调三按俱无绝，福寿绵绵紫诰隆。盖脉清则神清，脉浊则气俗，得先天气厚，故神旺气充，脉必明秀而无杂乱，至贵也。大抵男子以肝木异位为主，女子以肺金兑位为先。清如玉之温润，应指分明，不沉不濡，调调不绝。浊则粗躁无神，息数混杂，按之不显，如撒干砂，此贵贱之所由分也。然一脉分六部，变应万端，其间阴阳聚散生克无穷，义奥同于易理，非真有宿慧者，岂能参其机要哉。

藜藿之躯不数服药之，故易于见功，膏粱之体未病先药，既病而药难取效。常见富人染病一日，数医医者争奇，冀得偶中，方药乱投，致多误事。有挽显者诗曰：堂深人不知何病，身贵医争试一方。大抵富人病多误于乱药，贫人病多误于因循。

昔人言病有六不治，骄恣不论于理，轻身重财，衣食不适，恶言形羸，不肯服药，信巫不信医，六者有一，则为难治。余友沈子涵孝廉，丁未春来沪尝顾余斋，见其神色哀夺，问之曰：去冬患咳，至今未复耳。按其脉左坚细搏指，右关微涩。余曰：此属阴分有亏，木失水涵，冬令失藏，升降太过。夏三月防有失血之患，子涵曰：尚能食饭两碗，固无惧。余曰：虽然还当安闲静养，服药调之。曰：药补不如食补，我有肥鸡烂肉，何用药。余遂不复言，未几航海入都，果咳甚呕血，未及一年卒于京。嗟乎！是时尚可治，因不信医药，以致不救，惜哉。

眼科一症，前人虽有五轮八廓七十二症之义，然以余言之，其要不过辨其阴阳、虚实，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耳。东坡当日与欧阳叔弼、晁无咎、张文潜同在戒坛时，坡公病目，尝以热水洗之，文潜曰：目忌点洗，目有病当存之，齿有病当劳之，不可同也。鲁直有言，眼恶剔决，齿便漱洁，治目当如曹参之治民，治齿当如商鞅之治军，斯为得之。余谓此特以养目言也。若火热壅结，赤肿腐烂，翳膜遮蔽，譬之镜受污垢，必当磨洗，非存养所能愈。余少时常患目赤，初不甚苦，仍于灯下观书，以致肿极而生翳膜，割剔数次始退，然稍不避风，其患立至，目光因之大损，后有友人传一方，于立冬日多觅野菊晒干作枕，自后得无目疾矣。藏器曰：勿使一日失谷气，盖五谷得天地中和之气

，能益人脾胃，故以食为主也。然有非餐霞服气数十年不谷食而安然无恙者，是亦奇矣。余戚家一妇绝粒三十余年，日不过食菜蔬半碟，或果饵数枚，其起居动作无异平时，今年逾六旬，犹能调羹缝衽，此或胃气使然，故不治亦无害也，《吹影编》云：仲弟芝庭年十四，得奇疾不食五谷，闻气则呕，家人阴进米汁，乃气逆欲绝，时或长啸以舒气，其声如雷鸣，日惟吃羊豕肉品，食毕即饮冷茶三四瓯，暑月则饮水，亦无腹满作泻之患，有时连旬不食肉，只食瓜果数枚而已，饮酒胜常人，体更肥胖，精神倍于昔时。娶妻生二子一女，家人以为常，亦不强其食也。如是者十五六年，一日忽思食面，食之颇安，后遂能食，而渐羸瘦，不逾年而歿。时苏城吴正功我邑王协中皆得医名，吴诊视莫名其症，王则日食挂。然亦未详其义，余谓是或痰之为患耳。痰留胃脘故不食不饥，痰阻气道故欲扬声以舒之，气有余即是火，久之火盛风生，痰亦为之消烁，而体瘦能食，前十余年强力支持，皆气火为之用耳，痰火虽消而气机亦绝矣。臆度如是，未识然否，存之以质君子。

医以意取，非可言传，每有病情相似，而药有验不验者，此当深究其理也。尝阅《南唐书》载烈祖食饴喉中噎，国医莫能愈。吴廷绍请进楮实汤一服而安，群医他日取用，皆不效，扣廷绍，但言噎因甘起，故以此治之。李时珍曰：楮实久服使人骨软，故能治骨哽，此亦软坚之义也。余谓饴味过甘，而能动火生痰，食饴致噎，盖为痰火所阻，楮实性寒而利，故得开其壅滞，此吴深求克胜之理，故作取验，岂一味楮实而可通治噎患哉。群医之昧，亦可概见矣。

南方卑湿，民苦湿热，每当春令，必阴雨连绵，入夏则暑热骤降，地气上蒸，人感之入秋不病湿温即患疟痢，盖初感虽微，而湿久则成热，热久又能化湿。昔人言湿热交互如面入酥，乃言最难分理也。余于夏秋每患湿病，入冬始愈，故曾有“淹倒微躯夏复秋，病因暑湿最淹流，方书屡检翻滋感，药性多偏未易投，之句，亦言其淹缠难治耳。芜湖徐绍裘传一方，秋半清晓于残荷叶上收清露，以鲜佩兰叶浸二日，去叶取露，磁瓶贮之，封固，明年入夏，晨起服一二茶匙，常食薏苡粥，可除此患，试之果验。

古方有药只一味者，名曰单方。盖取其力专而效速也，用之往往有奇验。金陵贾人莫丽春避岳来沪，就居城南，与余居近，有子七龄，好食瓜果，因患腹痛，日夜号哭，肌肉尽削。一日有行脚僧过其门，见之曰：此孩腹有虫，今尚可，再延一月即不救。居士肯舍香金五百，当为疗之。莫即首肯，僧于囊中出药草一束，令煎服，是晚泻出白虫升许，腹痛遂止。莫乃以所余草一茎袖来问余，视之粗如笔管，折之则不断，叶疏而色红，余曰：得非本草所谓赤藤者乎？《纲目》谓其能杀虫，而状亦相似。并引《夷坚志》所载赵子山寸白虫病，医令戒酒，赵不能禁，一日醉归夜已半，口渴甚，见庖下瓮水颇清，即连饮

数酌而寝，迨晓见虫出盈席，心腹顿宽，异之，视所饮水乃仆浸赤藤以织草履者也。以古证今，其说皆合。特吴中素无此草，未尝见其苗叶，亦不敢言其必然也。

病非习见，自古医书所不载，往往于杂说中得之，时或有验。邑有剃发工孙某，于肉汁中误吞短发，初不为意，年余觉胸次隐痛，甚则肢体厥冷，孙尝出入余家，求余诊治，按脉两手俱平静，自言二便饮食如常，细视患处，皮色无少异。余曰；汝非营卫间病。因询其平日好食何物？曰：无所好。又问曾食异常之物否？曰；无之，惟于二年前曾误吞短发。余曰：病在是矣。因令饮菜油，连进四五杯，乃大吐，遂出短黑虫无数，似发略粗，入水能动，浸二日仍化为发，病遂愈。或问油能杀虫乎？曰：惟取以探吐，且无骨之虫，见油则伏，故得随吐而出。然非《无本谈藪》所载，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牵心，发即气绝，群医以为肉癥，徐文伯曰：此发瘕也，以油灌之，吐物如发，稍稍引之，长三尺，头已成蛇。悬柱上水滴尽仍一发也。偶忆是说，因以试之，不意果验。

人当年衰齿牙摇动欲脱，或在壮岁为风火所侵，因而作痛者，最难禁受。余中年多齿患，偶阅《玉壶清话》有固齿乌髭药歌，试之果验，特录于此。歌曰：猪牙皂角及生姜，西国升麻蜀地黄，木律旱莲槐角子，细辛荷叶要相当。青盐等分同烧煨，研细将来使最良，揩齿牢牙髭鬓黑，谁知世上有仙方。并云方得诸西岳莲花峰顶。张师正年五十时齿已疏摇，不便咀嚼，既得此方，匡裔大敲，利如刀截，而摇者复固矣，此方授僧文莹，时僧齿亦危如悬蒂，试之辄复固。遂传于世。云古之医士能破胁取瘕，割肢疗毒，筋断能续，骨断能接，今世虽罕见，然能通其技者宇内犹有其人，不过得传者少而遇之难耳。昔武林舍范氏之藏松阁主人有子才六龄，堕楼折胫，遍召医人，咸为束手，有新安郑某自言能治，令取牛筋劈细，揉熟如丝，以续断骨，出药末少许散骨上，以鸡皮封之，两月能起立，经年平复。余尝询其技之所授，云有祖传抄本书数十页，皆伤科秘法，然其药草非肆中所有，入山采取，往往终岁不得。倘得此药，便可接骨，惟损及脏腑则不能治矣。尝阅《翼稗编》载蒋紫真精于医，武进周某其母所笋倾跌，竹锋入腹，肠已断，求治于蒋，曰创虽可治，十年后当有异疾。遂出药敷肠以线缝纫，纳腹中，研药一九令腹，夜半而苏，一月创合，后八年乃已死。或问十年后如何？曰：续处必生肉簪，饮食渣滓即从此出耳。观此虽脏腑之损，亦可治也。

失血之症，弱年易犯，而治之颇难。缪仲淳言其要有三；一宜行不宜止，行则血循经络，不止自止，止则血凝发热，病日痼矣。二宜养肝不宜伐肝，盖血藏于肝，吐则肝失其职，故惟养之使气平而血有所归，伐则虚不能藏血，愈不止也。三宜理气不宜降火，气有余即是火，气顺则火降，血随气行，自

不溢出，若欲降火必用寒凉，致伤脾胃，脾气既伤，尚能统血而安络乎。斯论甚明，学者大可于此取则。昔人言凡治血症，服寒凉药十无一生，服童便百无一死，因能降火滋阴，消瘀甚速也。余谓饮童便不如饮自便为佳，既可随便饮，使不失真气，且得因之食淡而远辛咸，夫淡食亦生新之一助也。医者意也，能知变而后能使草木。每见同是一方或分两有差，或少加一引，有验不验之异者，盖药之轻重必谅其病之浅深，使适达患所，过不及则不验。若夫一引之加，似无关系，然如千里行军，不可无一向导也。宋徽宗夏月食冰遂病脾泄，国医进药未效，召杨介诊之，介用大理中丸，帝曰：服之屡矣。介曰：病因食冰，臣以冰煎，犹是治受病之原也。服之果愈。此正经言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，其始则同，其终则异矣。

用药惟凭气味以扶偏制胜，乃今药肆所售竟有形似而实非者，霉烂而气味全失者，倘非常品必亲尝而后用之。盖投药如遣将，若未知其人之性情贤否而任之，鲜不僨事。忆昔在乡近镇有王某病火腑秘结，便阻有五十余日，余用更衣丸，以未效而疑之。幸病家细心，服时留取数粒以示余，尝之味甚甘，骇曰：是丸仅用芦荟、朱砂二味，取其苦滑重镇，今味反甘乃伪耳。因书方令自合，一服即通，知乡间药肆其不可靠有如此者。昔人言用药有三忌，谓从未经验、臭秽猛毒、气味异常也，知此三者，庶可驱使草木耳。

无为程生夏月露坐夜既深，觉小腹重滞而微痛，久则如有物攻。群医莫名其妙，近村有老儒能医而不名，程延以诊视，乃令市诸药料，以次熏腹，至雄黄而腹鸣如雷，曰：此蛇臆也。是必坐处有蛇窟，夜深将出触其所吐之气，致成此疾。经岁腹膨如鼓，至脐中出水，则不可救矣。遂以雄黄和酒令饮，阅三日顿泻绿水斗余而愈。按《本草》载雷丸之治应声虫，与此相类，盖物必有制，因其畏而投之，故能取效。法虽异理自一也。

世俗有云，若要小儿安，须带三分饥与寒。盖言衣絮弗使过暖，饮食弗令过饱，庶无蕴热停滞之患，是亦保婴之一法也。凡襁褓之儿，内症多痰火，外感多风热，每患口舌肿毒，投以辛凉化毒自安。近有推惊婆子，指为螳螂子言过一周既不治，每用利刀剔儿两颐，以出血块，是惟江浙有之，而吴中为甚，他处未闻有此患也。然孩提之子，肌肤娇薄，即欲稍泄风热，以针略刺犹可，切勿用割裂以伤血络，致不能乳食，可不慎欤。

世言以醋泥涂火烧疮，取验最速，其言恰非无本。盖《北梦琐言》中载孙光宪家人方作煎饼，一婢抱儿旁玩，失手落儿火上，遽以醋泥涂之，至晚即愈，并无瘢痕。可见当时已有此说，故能应手取效。然则民俗相传，固不厌多闻也。

桐城俞澹香言其族子昔患水胀腹膨如鼓，渐至手足面目皆肿，危殆已甚。

自问无生理，一日闻邻家葱煎豆腐甚香，思食之，因自煮一碟，食颇快口，而小便觉爽，遂连食数日，溺更大通，肿渐消，腹亦渐小，不半月而病愈。俞谓水蛊重症而以葱腐获痊，殊不可解。余曰；凡人感疾皆由气味相触，内阻流行之机，感时虽微，久能致病，惟遇气味相投之物，一动其机，虽痼疾亦可或瘳。如《内经》言临病人间所便，即是此理，非臆说也。

吐衄诸血症，今人每宗仲景泻心法。不知其所谓泻心者，实泻手厥阴、足厥阴、太阴、阳明四经之邪火有余也。大黄峻利之晶，用得其宜，取效固捷。若施之体弱之人，祸可立待。梁武帝时姚僧坦以医擅名，值帝病热欲服大黄，姚言至尊年高，不可轻用快药。帝不从几殆，其后元帝得心疾，群医拟进补心之品，姚言脉洪而实，盖有宿妨，非大黄不瘥，剂进立愈。观此知大黄之用，必有把握，未可混施。

华亭费秋谷母骤腹痛频危者再，闻天马山有道人能医，乃亲往延治，途遇一老翁同憩于亭，问何适？费以延医对，翁于囊中出一方曰：此孙思邈所得龙官方也，服之当有效。费于匆迫间不辨何药，即市归进母，一服而后，以方示人，盖即《千金方》温脾汤也。是方寒热并用，补泻兼施，信非凡手所能定。按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邈尝隐居终南，时逢大旱，有西域僧奏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，凡七日池水骤缩，忽有老人夜诣思邈室曰：弟子昆明池龙也，今胡僧利弟子脑诡言祈雨，实欲杀我，望先生怜而救之。孙曰；余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，尔授我，将救汝。老人曰：此方上帝不许妄传，今事急，何敢吝。孙得方遂别撰三十卷，每卷入一方，致世莫辨，老翁所授，盖即真方也，

医学十三科惟针科效最速，然非精其技者不可轻试。经云：形气不足，阴阳俱虚，刺则重伤其阴阳，老者绝灭，壮者不复矣。东垣曰：脉浮数而发热，咽干舌赤，时作渴者，热在外也，灸则灾害立至。据此知虚寒忌针，实热忌灸，未明虚实者，针与灸岂可妄施哉！唐狄梁公性嫻医药，尤精针术，显庆中应制入关，路出华州闾闾之北，稠人广众，聚观如堵，梁公引辔遥望，有巨牌大书“能疗此疾，酬绢千疋”，就观之，有儿年可十四五，卧牌下，鼻端生赘，大如拳石根蒂缀鼻才如食箸，或触之酸痛刻骨，双目为赘所绳，目睛翻白，痛极欲绝。公恻然久之乃曰：吾能为也。其父曰：汝亲属叩颡祈请。公令扶病者起，即于脑后下针寸许，乃询针气已达痛所乎？病人颌之。公遽出针，疣赘应手而落，病顿失，其家人且泣且拜，遂奉缣物。公笑曰：吾哀尔命之危，非鬻技也。不顾而去。然行针之法必达乎阴阳，分别穴道，倘失毫厘，则差以千里。如公者始可行其技矣。

咸丰初郑作夫都阆奉檄征皖南，左额受枪伤，时贼方炽，郑枕戈露宿，以至肿势日甚，医者谓是破伤风，邪已内闭，不能治。有一老兵取桑条数十茎

，以火烧其中，取和酒，令服遂愈。此法曾见之方书，不意其奇验如此。然则应验诸方，医家亦不可不诸也。

《齐谐记》载江夏郭坦有儿，于病后忽能食，日必需米斛余，阅五年家至罄，坦乃驱使自觅食，儿因饥不可忍，乃取圃中韭啖之，竟尽二畦，旋觉闷极，因而大呕，陡出一物，状如龙，撮饭着物即化为水，而其病顿愈，物则恰莫能识云。及观间阎僧《睡余偶笔》言秦有化谷虫，长仅数寸，于谷器中，投其一，不二三日谷尽化水。始悟郭儿所呕或即此虫，是必采韭时未经洗净，误吞其子致有此患。韭能解蛇虫诸毒，故得疗此异疾。

谚云：走马看伤寒。盖言转眼变更，治之不容稍缓也。若令晨服一剂，明晚再服，中间已隔两昼一夜，经络已传，药力有所不及，则难取效矣，故古方有日三服，甚则昼夜服六次，使药不间断，始能制病，若危急之症，死生于旦暮之间，用药尤当不失其时。近日有一等医人，日则高卧，晚始出诊，以为延者众，而深夜犹不得安息。一至病家，故作多心之态，聊且疏方，告其病情则闭目不答，似厌其言之多也。嗟乎！病者求医望之甚切，早延夕至，一日虚过，以致鞭长莫及，谁之过与，其心安乎哉！

有友病疝，尝问方于余，言按前人治疝，各有所偏，立方不无错杂。仲景以寒为名，故主温散调营补虚，不入气分之药。而子和又以辛香流气为主，谓肝得疏泄病将自愈也。巢氏言阴气内积，复加寒气，盖由营卫失调而致。陈无择亦言女血因寒湿而为瘕，南气因寒聚而成疝，是以疝属寒者固多。然此病亦有起于湿热者，盖湿热在经，遏郁既久，外复感冒寒气收束，络脉不行，所以作痛。若专作寒论，恐未尽然。近惟叶氏有暴疝多寒，久疝多热之义，发前人所未发，后学似当深味。今友患此有年，且多目疾，维友疝病治肝，十居八九，因以辛甘化风为治，而附其说于此。

经云：湿多成五泄。水湿侵脾，固多注下。然因风病泄者，亦习见焉。盖肠有风则飧泄，胃有风则濡泄。肝为风脏，故厥阴病每多作泻。今之俗工不察病情，以为健脾导湿治泻之要，用药大都香燥，不知肝为刚脏必甘柔酸敛以和之，燥则劫津，香能耗散，不反增其病乎？《竹楼间笔》载宋时有朝贵患痢经年，群医每进升阳理脾之剂，而病转剧，蜀医唐慎微诊之曰：此肠风也。投以育阴之品不旬而瘥。余每治肠风泄泻亦以柔肝获效，故特笔之。

痢疾古称滞下，盖湿热内阻，气失流行，久成积滞。昔人每以导气分消为主，此诚治夏秋时痢之常法。然风淫火迫，寒侵积痰，亦能致痢。治之又当分别。更有脾肾交亏，饮食入胃，输化不清，积留于肠回曲折之间，入秋气肃收藏不固而下泄者。道光丁酉先君年七十有三，仲秋患痢，昼夜百余次，初延医诊视，进苦辛调气之剂，因循十余日，病益甚，闻谷即呕，虽汤饮亦不能下

，咽满口白糜而作呃逆，举家惶惶，方寸已乱，漫无意见，惟日夜祈祷，因思得一人与之共商，庶可放胆立方。越日适毗陵庄号春冶曾从余学医，颇有机变，因令诊，春冶蹙额曰：尊年营卫既亏，痢疾大下，阴液已涸，今口糜呃逆，胃气将绝，实难措手，惟有扶持元气，兼养胃阴，冀得胃气稍醒，以图转机，未识是否。余曰子言颇合。遂与定生脉佐芍药、银花、陈皮、炙草等味，以糯稻根煎汤代水，春冶用党参，余曰：是方所重在参，党参气味平淡，仅可调补常病，岂能恃以为治。乃用吉林上好山参，每服五分，日进药一次，参则昼夜四次，如是者五日，旁症悉除，渐能进粥，旬余而痢亦止。然仍不撤参药，至冬初能大啖肉食，盘飧罗列，无不称美，春初始能起床步履，然能食不充肌肉，余窃虑之，气候渐暖，饮食渐减，夏日惟食粥数次，至秋而痢复作，悉依前法治之，遂愈。次年秋病又作，仍进参药，先君谓麟曰：汝素知医，岂不知攻补有时，前者初病，曾服利导之剂，继用参药，是以有效。去年病即服参，积滞未清，故今秋复发，参药断不可再用。余心知非参之不可，而又不肯违命，日夜苦思，忽忆先君昔患肝疾，得苏郡医生阮仁昌治愈，先君每称其能，乃稟知延请，星夜着人赴苏，越五日而阮至，诊之曰：湿热内蕴，参药姑缓。乃用苓苓查朴等治痢之药，先索方观之，深以为然。命速煎，余不能措一辞，时已申分，服后未及半时，即觉气促神乱，延至亥刻，遽尔见背。呜呼痛哉！可见二载之一息绵存，皆人参之力，一旦受此耗散，气泄不能再续。今日思之，未尝不饮泣而痛恨焉。

余作医话不过遣兴，非沾沾于五运六气而言也。适阅杨瑀《山居新话》载一事死不以病而疑为病死，余故话不涉医而亦登医话。其略言钱塘韩介石巨室也，延佑某年夏雷雨骤至，令庖僮登楼闭窗，雨过觅僮则已僵毙。因疑中风猝死而观身佩之刀绦鞘如故，刃则销铄过半。杨言其故，殊不可解。余谓此必雷死，非病死也。尝见西人于高楼及藏火药处每坎地竖铁杆，上出屋宇，以引雷火流入地中，而其旁必尽去五金之属，言能引雷，由此证之是僮之死亦以刀铁引雷入室而然也，猝中云乎哉。

苏郡叶天士良医也。有孙六龄发痘，叶视之曰：绝症无生理，不必服药。其子妇只生一子，不忍坐视，因延儿科诊之。遂疏方进药，旬余病良已，儿科颇自得，谓其家人曰：老先生道虽高，究非专科，临症不多，误为逆候，其子若妇亦甚德之，以为乃翁固不若也。叶闻谓其子曰：儿痘果愈耶，某先生力也，当设筵演剧以酬其劳。子遂折东招之，儿科盛服往，叶出众客咸称喜，乃颦蹙曰：喜恐不能终席耳。众初不解，及开宴金鼓一声，儿嗷然哭遂绝。叶乃欢曰，吾早知其必死也。儿科恧然问故，曰：此儿先天既薄，感气又深，不能外达，今未兼旬，勉强收结，所泄乃阳明之毒也。肾经所伏仍然不动，闻震响则

心惊，心火既动内迫肾水之火互冲，毒即激发而莫可御矣。儿科惭而退，众始服其识。又我邑医士王惠昭亦名冠一时，四方求治者趾相接，一日随仆行郭外，见隔溪一女子耘于田，王熟视良久，顾仆曰：汝可跣足涉溪，以泥水涂面突前紧执女手作拖其下水之势，任伊号哭不可舍去。仆曰：百步外有耕田者，闻声来救，恐难脱身。王曰：有我在无害也。仆如其言，女大骇极声呼救，其父持挺狂奔而来，王急止之曰：是若女耶，将发痘，非此一惊无活理，三日后必见点，以验我言。其父虽未深信，然素慕王名，姑试之，至期果然，亟延诊视且问故，王曰：此肾经痘也，猝然震骇可使转入心经，今无妨矣。遂为定方，不两旬而愈。或曰：二症皆发于肾经，一则因惊致死，一则因骇得生，何皆言之验也。余曰：叶子年幼质弱，感气既重，正不胜邪，毒伏不能外达，故发即死。村女身大气旺，一发即透，透则生。惊者皆欲触其速发也。然惟叶之能决其必死于初发之时，王能取法于未发之际，是非三折肱者，其能如是哉。

古人尝以水火治病，其效甚速。如熨灸之类，今尚有之，以水疗疾者，世所罕见也。按后汉时有妇人卧疾，经年诸药无效，华佗令坐石槽中用冷水灌顶，云当百，始及半，已冷颤欲死，灌者惧而欲止，佗许灌至七十，觉有热气，继而气若蒸釜，水如沸汤，满百灌乃始温褥厚被而卧，醒来病若失矣。又《南史》载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，因以致疾，常觉寒悚，虽夏月必披裘。徐嗣伯诊之曰：伏热也，须以水发之，然非冬月不可。迨至十一月水滴成冰，平旦令伯玉解衣坐石上，取新汲冷水从顶浇之，尽二十斛，口噤气绝，家人啼哭请止，嗣伯怒叱，尽水百斛，伯玉始能动，背上彭彭有起，白热不可忍，乞冷饮。嗣伯以水一升饮之，疾顿愈。自后肢体常暖，冬月犹服单衣。时珍曰：此皆伏热之证，火郁则发之。必于冬月者，盖冬至后阳气在内，平旦亦阳气方盛之所，折之以寒，使热气郁遏至极而激发之。米真人《灵验篇》云：有人患风疾，掘坑令人解衣坐坑内，以热汤淋之，良久以簟盖之，汗出而愈。宗爽云：四时暴泄，肢冷腹痛，令坐热汤中，浸至腹上，频频揉擦，生阳诸药，无速于此。二者皆以水疗疾，冷热虽殊，其理一也。

蜘蛛之毒，甚于蛇蝎。余尝见友家一婢，左臂为蛛所啮，肿如瓮，痛极闷绝，或令以羊血冲酒灌之使醉，昏睡一日夜，肿始退。偶阅刘禹锡《传信方》载判官张延尝为斑蛛伤颈，初不觉，越宿首大如斗，有二赤纹绕项下至心前，几至不救。有方士取大蓝汁入麝香、雄黄，以蛛投之即化为水，遂以汁点咬处，两日悉平。《本草》言蜘蛛能制蜈蚣蛇伤，其性毒可知。古方有蜘蛛散，取能定幽暗之风，以治阴疝。吴门王晋三《古方选注》云：蜘蛛有毒，人咸畏之，而长邑宰林公瑛山海卫人壮年，调理方多用之，久亦无害。言有毒者，或南北地异所产不同耳。

物理相制，多有不可解者。顾但知其相制处，亦可救一时之急。邻有幼孩为群蜂所螫，顷刻肿甚，或令捣芋苳缚之而消。按沈括《笔谈》言处士刘阳居王屋山时，见一蜘蛛为蜂螫坠地，其腹如鼓，欲袭乃徐行入田间，啮芋梗，以疮就磨之，良久腹顿消，然则以芋治螫，或亦本于此耳。

乾隆初郡城某绅患腹痛，发必昏厥，势甚危笃，四方医士延聘殆尽，诸药毕投，竟无一验。乃榜示通衢，有能治者酬千金。时逢岁试，士子咸集郡中。金邑有周生者性好博场，后兴发薄资尽罄，招覆案发周不与，同寓亦大半散去，周坐困旅邸，欲归不得，忽梦亡师某谓曰：汝已得取，不负此来。周曰：昨已出案，门生无分，先生尚未知耶。某曰：汝案在红笺上。周方欲再问，某遽起曰：速取看案。周醒以为妄想所致，晨起无聊，遂至贡院，见案傍果有红笺，视之乃某官招医帖也。因思正无归计，姑就之，倘有机会亦未可料，遂贸然往，略一诊视，诡言此症非汤药可疗，必余手制灵丹方期有效。约以翌日，回寓沉思，必得一物，庶可伪为丹药。因徘徊户外，见墙边有半朽蒲包，乃以黄土封固，焚为灰，分作数包，袖以往曰：越两时可一服，不过三服病当愈。然是非寻常药肆中物，价值昂贵，必先稍尝药资。主人言若有验，不靳重酬，预付不能应命。周不得已，爽然返寓，越日有干仆数辈辇金而至，曰：先生妙药，昨进二服即吐血一块，腹痛顿愈。聊奉薄酬，还求复诊。今病已根去，静养自安，无须用药。余有急务欲归，不克再往，为我谢覆可也。时我邑杨介眉医名重海内，绅延伊调理，称周术之神，杨令将所吐之物洗去血，置清水，顷之蠕蠕自动，引之长四五寸，乃一蚂蝗也。曰：此必饮水误吞入腹，幸未生子，故得一吐而尽。然私慕周之技，乘间往返，登堂肃拜，执弟子礼甚恭，周骇曰：先生医道，谁不敬服，仆素无学问，何敢当此。杨曰：原闻所以知某绅之患而治之。周见其诚，遂实告。杨曰：蒲包灰尚有否？周乃取余灰出，杨尝之曰：是已，此盐包也。盐能杀蛭，故有此验耳。

古有防风粥，以真珠兰碎金犀，取油煮五香稻为糜耳。一盂价值一金，白居易在翰林日，尝赐一瓯食之，口香七日，云可除风湿，是亦芳香逐湿之意也。

按梁州离记锡醋能消介类，忆《说郛》载有少年眼中尝见一镜，医者言其吃鲶太多，有鱼鳞在胸，致眼生花耳。乃设芥醋一瓶，令于饥时啜之，疾遂愈。又有为鱼骨所哽几废饮食，后服白锡而解，证此则锡醋之可消介类，其说信然。

走方医卖药市中，或曰一日必疗一病，虽未必然，而亦时有验者。邑有李跛开鱼行于东门外，自言幼时足背生细疮数颗，无甚痛苦，绝不为意，夏月赤足坐门首，有走方医目之曰：此非癬疥疾也，毒发阳明已久，亟宜外达，不治

当发肠疽，此足废矣。伊父怒其妄而叱之，遂去，不逾月病发，医药半年始愈，而足果废。可见走方祝由之类，虽多以小术惑人，讹取财物，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，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，即此亦见其非全妄也。

曹吉云太史于道光乙巳释褐旋里，行抵山东其仆坠车折胫，羁旅觅医，闻五十里外有某医能治，遂绕道访之，所居甚幽僻，聚族数十家，皆业农，医者年已半百，须发间白，草履葛衫，吐属温厚，略询邦族，谓行途遭此，洵可怜也。细视伤痕，言骨虽断，尚可持续。先出药水一匙令饮，更以药涂之。约越日痛缓，一月可瘥，但必一年不可行远，始复故步耳。酬以四金，亦无不足意。后果如期而愈。可见僻壤荒村，亦有能手，即其举重若轻，而不矜其技，是亦世俗所难耳。嗣于友人席间谈及此事，济南徐济良太常言所饮之药，名木乃伊，凡人骨断得此能续，既阅陶九成《辍耕录》载天方国人有年七十八岁，愿舍身济众者，即绝饮食，日惟澡身啖蜜，经月而便溺皆蜜，既死，国人殓以石棺，仍用蜜满浸，镌其年月识而瘞之，俟百年后起封则成蜜剂。遇伤肢体者，服少许立愈，盖即木仍伊也。然甚可贵，虽在彼国，亦不易得云。据此徐子所言，信有因矣。

泰西医士言善治跌扑损伤，不知此技莫过于蒙古。乾隆时越东俞孝廉澄北上堕车，折断肋骨四根，蒙古医生取驴骨易之，束以帛，半年而愈，惟戒终身弗食驴肉。又齐次风侍郎趋直圆明园，坠马破脑，脑浆流溢，仅存一息，延蒙古伤科治之，割羊脑以补之，调药末敷其外，一日夜少苏，然视物皆倒悬，以鼓于脑后敲数十捶，视物始正，阅八月而平复。今中外医人恐未必有此神技也。

元明有刚哈刺咱庆王在上都尝因坠马致两目黑睛俱无，而舌出几至胸，诸医束手。时维广惠司卿聂某言识此症，乃以剪刀去其舌，少顷复出一舌，复去之，并于两旁各去一指许，用药涂之，越夕而目睛如旧，更无疾苦。事见杨瑀《山居新话》，谓聂某亲与言之，其剪下之舌尚存也。按广惠司乃回回医人所隶，聂某或曾见此症，故能为之治。惜当日元诚先生曾未一询其病由也。

咸丰初黄岩邑某贾于沪一夕偕友小饮，归时已三鼓，倏有旋风刮地起，风过叶仆地不起，同伴扶掖回寓，逾时气绝。其友徐姓者尝谓余曰：叶年壮盛气体素强，何病之骤而死之速也。余曰：此殆非病，或因惊散生魂耳。问是时尚可救否？曰：按本草以腰刀鞘二三寸烧灰服，谓可救。明年徐赴苏郡，泊舟黄渡，晚餐方毕，闻岸上喧呶声，往观见一人倒地，因询其何病？其家人曰：本无疾苦，因黄昏出门欲往友家，行未半里遽踣于此。徐忆余言，令以刀鞘试之，移时渐苏，顷即坐起，自言初至此，闻树头鸟声乱噪，阴风起林间，使人毫发皆竖，忽来一巨人挥拳猛击，骇极狂窜，正不识路，继闻前面锋刃声甚厉，意巨

人持械复来，遂回身而走，不知何以仍在此也。观此可见古书所载奇方异疾，若治之得中，罔无不验者。然此理甚微，不易解。

尝观《括奇集》载黑犬遍体无杂毛，目如丹朱者，名风夷，能治飞头之疾，初不知飞头何疾，阅《搜神记》吴时将军朱桓一婢，每夜卧头辄飞去，将晓复还。又《酉阳杂俎》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，故有飞头獠子之名。头飞一日，前颈有痕，匝项如红缕，妻子咸守之，其人及夜状如病，头忽离身而去，将晓复还，如梦觉云。噫！此固疾耶奇甚矣。未识何由而得，遍阅诸书，无从考证耳。

宋徐文伯入山采药，遇二老人凿石取水自饮，文伯渴甚，欲乞一盂。老人曰：此玉液也，非汝可饮。过恳之，授半盞，方入口，齿即相击，下咽觉冷不可耐。一老曰：何自苦乃尔。遂摘树叶三片使食，食之即觉温暖异常。老人复授书一册，曰：习之能疗世人疾。文伯暮年遂神其技，尝于路旁见一人倒地死，腹大如瓮，文伯曰：此人为爆蛇击死，气虽绝，神未离，尚可活也。乃取药丸纳其鼻孔，顷之腹鸣便泄而苏。众问所施何药，曰（少/鸟）角犀也。按：（少/鸟）角犀乃巨蛇角，能解诸毒。又明帝时有内侍患头痛，如破发即厥绝，群医以为风，文伯曰：此脑蛆也。以药点两眼角，顷则鼻中出蛆无数，乃取以捣汁入药少许，令服曰：此脑蛆所化，非此不能补耳。自后病遂不发。

时下庸浅医流有三恶习，写方作狂草，用药好奇异，不问病情，妄言知脉。不知医称司命，当如何郑重，而率意如此，其道亦概可知矣。要知此辈固未尝读书识字，略知药性温凉，便欲以寒投热，恐人识其学浅而必强书脉案，又虑多别字故作行草，以混字迹，不虑肆人莫辨，不顾病者安危，忍心大胆，莫此为甚。方中每用，非习见之品，有本草所不载者。余尝考其所本，不但不明出处，且未辨其气味，不知古人常用之药不过数十味，如六君、四物、六味等，百世不刊之方，试问有异常之药否？声色证形脉为五诊，故必闻声、观色、辨证、察形、复以脉合病情，庶几胸有成竹。然亦有脉症两歧者，故前人有取症不取脉，取脉不取症之义。按人身络脉肖乎天地流行，达乎阴阳造化，但可测其常不能尽其变也。晋太医令王叔和撰《脉经》犹未能尽泄其奥。盖脉理渊深，惟求于微茫呼吸之间，岂能了如指掌哉！陶节庵曰：指下难明者，真言也。夸言通晓者，但能言而不能行也。其所著《伤寒全生集》惟取浮中沉，以分阴阳虚实，病之传变，但求于动静躁盛之间，此亦宗仲景只别阴阳之义也。

《抱朴子》曰：服金者寿如金，服玉者寿如玉。然炼眼之法失传已久，世人未得其术。而轻试之，浅则骨痿，久则致命，是欲延年，而反促其寿矣。后魏李预餐玉致疾，谓其妻曰：服玉者当屏居山林，排弃嗜欲，而我酒色不绝，自致于死，非药之过，然虽死而尸体必当有异，宜勿遽殓，令人知餐服之功

。时在七月中，长安毒热如沸，而尸停四日，体仍不变，口亦无秽。昔人有临死服玉屑五斤，死经三年肤壳如生者。李时珍曰：服玉末不能令生者不死，惟能使死者不朽耳。

东坡晚年好烧炼之术，多与方外游，尝遇灵智道人授以炼服丹法方，于二至日常吸鼻液漱咽，独居净室，溺则封置瓷器中，满月开视，当有细砂结其上如浮蚁然，以绢滤取，用新汲水淘净，枣肉为丸，此名阳丹阴炼。又取人乳入银鼎慢火熬炼，如淡金色为丸，此名阴丹阳炼。盖此二物须经煅炼始有阴阳相济之功，得成九转还丹之力。坡翁谓灵智妙用沉机捷法，非其人不轻泄也。

成天地者气也，天地成而万物生，气固为生生之本。凡血肉之物，气全则生，气尽则死，此自然之理。术家有服气之法，不过能却病延年，亦不能令人不饥不食，然按《孔子家语》食石者肥泽而不老，食水者耐寒而若浮，食肉者勇而悍，食谷者智慧而夭，食气者神明而寿，不食者不死而神，是食气固能不死也。尝阅宋人杂话，嘉祐间河北大饥，有民襁负一子觅食他方，中途迫于饥困，遂弃子于空冢中，岁定归乡，过其处收埋残骨，则儿未死，肥健愈于弃时，冢中空无所有，惟见一蟾蜍大如车轮，气咻咻然自出穴中。抱儿归与之食，不食六七岁，肌肤如玉，其父拂至京师以示儿科，医者言物之有气者能蛰，燕蛇虾蟆之类是也。能蛰则能不食而寿，此千岁虾蟆也。儿得气故不饥，若听其不食，终身不娶，后必成道，无须药也。《东坡集》亦载其事，谅非子虚。然思儿在冢中得其气而不死，或然既出穴仍不食不饥，其理殊不易解。

昔在京邸遇东鲁宋老人太常初年九十有四，须发皓然，颜如童子，下榻福清道院，日惟静坐，一室三餐之外，无所嗜好。余曾叩其摄生之术，曰：饮食但取益人，毋求爽口，弗食与体相妨之物。自言幼时脾胃素弱，故生平不食瓜果油腻炙博，虽佳品罗列，未尝朵颐，故能保此残年，纵口腹而不自惜其身，不可为智。此言胜药石，余尝志之。

神农以赭鞭鞭百草，尽去其毒，而后辨其气味，察其寒温，著《本草经》三卷，后虽渐积增加，然至汉末亦仅传三百六十五种。至明东璧氏汇集诸家，著《纲目》一书，多至一千八百九十二种，而歧误亦多，余谓古书简而多缺，今书繁而多讹，近惟澉水吴氏之《从新》去取适中，便于检阅，宜为人所脍炙。然届今甫百年而品味已多变异，甚至有是名而无是物，肆中遂以他药代之，医者但知某药治某病，泛取而浪用之，贻误尚有穷乎！余不揣固鄙，尝欲明出处、辨气味、诌真伪、去所无、补所缺，更勒一书，名曰《本草时宜》，以切于用。然必考证详确而后笔之，故二十年来仅得七十余种，逾周甲虑不能竟其事。倘得假吾数年，庶于是书无憾云。

人参在古本草云生上党山谷及辽东，形长而色黄，状如防风。产百济者形

细而坚白，气味薄于上党，此皆言党参也。濒湖李氏辑《本草纲目》广收诸晶，而未及于参。至我朝澉水吴氏订《从新》一书，始分人参、党参为两种，知明时尚无人参。百济新罗高丽等国来中土互市者，皆上党之类。按《谈苑》载邵化及为高丽国王治药，言参质极坚，用斧断之，香馥一殿。又《航海续编》云辽东有鞑参，色红泽，体实有心，味甘微苦，断之有金井玉阑纹。人衔之走，气息自若。则都指人参而言矣。时以中国未行，故不入内地。国初始见用其名，乃著于时。嗣后采者多而产渐少，入山每无所得，至弃其业。道光初近山农户取子种之，伪充山参，遂以乱真，渐至真者几绝。医者以是物多伪，亦将弃此勿用，是亦参之一厄也。今甯古台参久已罕见，惟船厂为上，凤凰城次之。风产质嫩而糖重，故价亦较贱。但昔以光圆短熟为佳，今则以糙熟兼均为贵，是又参之小变。尝观《瓯北集》云曩阅国史，我朝以参贸，高丽定价十两一斤，迨定鼎中原，售者多而价渐贵。然考康熙甲午查悔余谢揆恺功惠参诗有十斤易一两，盖是时参价不过十换。乾隆十五年余应京兆试，虑精力不支，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，二十八年因病服参，则其价贵已过半。三十年来何啻更增十倍云云。按今之市价虽不甚相悬，而物产则远不如前矣。余尝悉心辨别，始知是物真伪固非难识，在今之医士寻常草木尚不深求气味，况非习见之品？有终其身未尝一睹庐山面目者，犹何可与言哉？究之真非绝无，特其价过昂，识者亦罕，故非富贵家素讲服饵者，鲜克知其味矣。然于痘科产科及元气欲脱之症，实有起死回生之力，断非他药所能代也。忆昔某戚妇每产血必大下，服参则止。道光壬辰复娩，时次参甚行，某置两许，意十倍服之，功力足以相抵，及服崩血愈甚，气竭欲脱，急市山参一钱，服之即止。按参之功用固在诸药之上，行之中土，百有余年，活人无算，自为奸民私种，以致鱼目混珠，遂见疑于世而勿用，可不惜哉。

经云：五谷为养，五蔬为充。蔬者疏也，所以佐谷气而疏通壅滞也。时珍曰：凡草木之可茹者，为韭、芥、葵、葱、藿五菜，然菜固不止于五。《说原》蔬植三百有六十，《纲目》仅收一百五种，余俱不可考。今民生日用之常，更不及十之三四耳。按蔬品惟蒜、胡荽、苜蓿，汉时得之西域，唐贞观中泥婆罗国又献菠棱菜、浑提葱，至今传种不绝。近通泰西诸国，其藜果携入内地，土人觅种之，市以获利，而毕人亦有以之充饷者，今略择数种，辨其气味，以备考证。卷心菜，俗名哈喇菜，叶卷如球，色青经霜后微红，去数层，内叶嫩黄脆美。俟其自放，其大如盖，气味甘平，利肠清胃，大抵似苤而味不及耳。花菜来自花旗，故名。叶缺刻如细芥，色浅黄，味甘淡，润肺化痰，性亦和平。笋芽色白细长，形如玉箸，味淡微辛，中实无节，固非竹类，土人因其形似笋芽故名之耳。然南菘北植，即化芜菁，今隔数万里重洋而仍不失色味

，是亦不可解也。

古人春食凉夏食寒以养阳，秋食温冬食热以养阴，此四时之宜，以合阴阳，而安六腑。然天生果品，亦以应候以益人。如春生梅酸敛以平肝木；夏生瓜，甘寒以清暑热；秋生梨，甘凉以肃肺；金冬熟杞，甘温以益肾水，此即经言五果为助，五味五色以应五脏也。

方伎之流，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，谓之红铅，多方制炼，以惑人，而尤甚行于明末。有术士制一粒丹用乳调匀，使人仰卧从鼻灌之，美其名曰“进大药”，朝贵多趋之。李可灼红丸之案，即此物也。按妇人月水咸热有毒，服之伤脑，术士之言，岂足信哉！观萧了真金丹诗亦可悟矣。

竹根木屑，贤者注意，世固无弃物也。惟医亦然。苟明其意，凡物皆可疗疾。如徐嗣伯尝以棺中死人枕治尸疰石疣及多见鬼物，均应手取效。或问三症不同，何皆用枕而瘥。嗣伯曰：尸疰鬼气也，伏而未起，故令人沉滞，以枕治之，魂气飞越不赴体矣。石疣甚僻，虫性转坚，非药力可遣，因亦以鬼物驱散之。至眼昏而见魍魉者，邪气入肝也，以邪引邪，固当用枕钩之。三者不相同而适相似，得其意之所在而治之，故皆验也。大抵自宋以前未尝用，嗣后灵鞋尸席与自缢死绳咸用以治病，而本草亦收之耳。

药有雷丸之名，本草谓与雷斧雷楔皆霹雳击物时精气所化，若埋于向阳之处，数年后即大如卵，坚如铁矣。按雷火本地中湿蒸之气郁久勃发，地气升泄为阴中之阳。雷丸得其气，故能除胃火散皮中结热，然久服则令人阴痿，盖亦性阴所致。元至正间邑农家有老妪为雷击死，顷之复苏，口中含药一丸，吐以示人，比邻俞某意为神丹，夺而吞之，遂患喉痛物格格然若不化，后因怒咳随痰以出，之状如李核，质光润而色黄，斧击不碎，数年之咽痛遂止。意此即雷丸之类，俞吞时其升腾之气方盛，迫火上炎，故患咽痛。迨为怒所激，随气涌出，物既去，宜其病之顿失也。

古无烟草，昔闽人自海外得淡巴菰，燃之以管吸其烟，云能辟瘴，故明时征滇军中咸服之。至我朝始盛行于内地，今虽担夫农工之辈，无不备以供客，按本草云：其性纯阳，能行能散，故可化湿御寒，其气入口，顷刻而周一身，令人通体俱快。然火气熏灼，大损肺气，今之多患喉舌诸疮，未必非嗜烟所致。近人欲避其火气，以铜为器，置水于中使烟从水底起，名曰水烟袋，以为得既济之法。不知一吸三呼，更伤气分，卫生者还宜远之。

蜀地产椒，分五色以按五行。服饵家谓是草中之大丹，炼服能坚齿发，调关节，耐寒暑，久则轻身益寿。按椒性辛热，能损肺泄气，炼服亦非所宜。今人因其馨香快膈，每用以蘸食腥膻，不知其助火动血，因以致病者伙矣。浙宁陈彦生好食椒，年未五十齿落过半，此其验也。

诸凡含血之物，其骨皆难长。在人自胚胎至成人必二十年，方坚骨髓，惟麋鹿骨自生至坚不过两月，计一日夜能长数寸。虽草木之易生，犹不能及，所以能坚筋骨、强阳道、益精髓。旧有髓道士斑龙丸歌曰：尾间不禁沧海竭，九转灵丹都漫说，惟有斑龙顶上珠，能补玉堂关下穴。其丸盖鹿茸所合也。但鹿则喜山而属阳，故夏至解角；麋乃喜泽而属阴，故冬至解角，今人采茸不分麋鹿，岂知阴阳既别，功用亦殊，而可混用乎？

四时草木应候而生，采取亦必及时，非其时则气味异而功用亦差，即血肉之品亦不宜生取以失其性。尝闻今之市麝脐者，生而割之，其香未蕴，脐秽尚腥，入药多至损人。按麝食芳草，至冬香蕴于脐，至春脐痒，自以爪剔出。采芳妇女拾以相赠，馨香染袖，经年不退，名曰生香，颇不易得。今山中猎户尝取麝粪暴干，得麝生割脐香以粪实之，或取飞虻去首足翅入脐封固，久之香亦不散，名曰当门子，是以一麝而获五脐之利也。虻且有毒，不良可知，以之和香料犹可，若入药饵，不反有所损乎？

今市卖有所谓醋螿者，云出普陀山，似螺而扁大如豆粒，言能催生，产妇于临蓐时吞之，儿即持以出。然余尝试之，恰无验也。按《海槎余录》谓是相思子，生海中，好事者取藏篋笥，终岁不坏，出投醋中，则能转旋不已，而无催生之说。据此盖要物耳。正如《闽部疏》载莆田所产小白石，状如杏仁，擘之腹文如虫，取两石离立碟中，须臾自相迎合，名曰雌雄石。近亦有市卖者，谓其能治目疾，且可合媚药，其价故甚昂贵，而不知其藉此愚人，亦无佐验也。

木螿子，本草言其无毒，能治泻痢痞积，而发明下又载蓟门人有二子，服此俱毙，特著为戒。近闻南门外有农人曹某年已半百，子仅九龄，患腹痛时发时止，经年不愈，或言此痞积，木螿可疗。曹即市五文，尽数煎与其子，服不逾时，乃肉颤筋弛，骨节尽解而死。按木螿有两种，一产南中，形细而底凸，又名木虱子，昔人用以治痢，审其性味不过苦参子之类耳，此种今已绝少。现肆中所卖者，皆番木螿，出回回国，外科尝用以傅疮，服之能杀人，切勿入药以尝试也。

夏子益曰；天地山川树木皆有脂，此系阴阳气化之余，结而成髓，饮天脂者成上仙，地脂成地仙，山川树木之脂寿俱无量。鬼谷子《语仙录》云：取天脂须于危峰绝顶人迹罕到之处，置金盘盛明珠，每于寅卯之交往采，有清露即倾去，得浆色白，芳香不散，味极清甘者是也。地脂于地脉流行聚合之处，从上涌出，不收仍入地。大抵天地之脂，每六十年一泄。山脂即钟乳石之类，钟乳乃石之汁液，脂其髓也。水脂出大海中，高喷百丈还落水中，介类吞之得为神。树脂数千老树枯而复荣者，再始有脂，能化婴儿。游行不定，颇不易得。

方镇《编年》载高展为并州判官，一日见砌间沫出，以手撮之，试涂一老吏面上，皱皮顿改，颜色如少。展问承天道士，曰：此名地脂，食之不死。展乃发砖，已无有矣。

国朝康熙间顺德有民入山樵采，忽闻树顶有几啼声，仰视见古木上有气缕缕如烟，飞鸟过之皆堕。斫视其中有人状类凝脂，问之不应，拂之则笑。一同伴曰：此名树脂，非恶物也。遂蒸食，食已觉热，寻浴溪中，肉尽溃裂死。而余谓仙佛之书，大都渺茫，固不足信。凡异常之物，智者不食，信然。

使君子之名，相传有潘州郭使君疗小儿腹痛，每用此取效，因有是称。按：小儿腹痛虫患为多，而凡杀虫药多苦辛，惟使君子味甘，孩提服饵，不损脾胃，故尤相宜也。至世俗谓虫无尽杀，杀尽则无以消食，此真愚俗之言。李时珍尝譬之树有蠹，屋有蚁，国有盗，是福是祸，不问可知矣。余亦谓修养之家，必以去三尸，即此类推，虫固宜杀，而不宜留也。

今人好食白淪鸡子，言能安五脏，益气血。不知其颇不易化，非煮之极熟，多致停滞。《南史》载李道念一病五年，屡治未效。丞相褚澄诊之曰：非冷非热，当是过食白淪鸡子耳。煮蒜令食，遂吐一物，形如卵，视之雏鸡也，翅足俱全。澄曰：未尽。以蒜更吐之，计出十二枚而愈。李时珍尝见一朝贵，每晨必进鸡子数枚，久而无恙。因询其庖，此外尚有何好？庖言食不撤蒜。李曰：赖有此耳。观此足知是物不宜多食，而蒜之能消肉积，益信然矣。

释道家有五辛之禁，道以韭、薤、蒜、芸、苔、胡荽为五荤，而释家则葫、小蒜、兴渠、慈葱、茗葱也。所禁虽有异同，然皆辛熏之品，生食增恚，熟食发淫。以其有损性灵，故屏绝也。

丝瓜本蔬中佳品，世俗相传其性至寒，食之败阳。按《本草》言甘平能除热利肠，解毒通络。而《生生编》又谓暖胃助阳。余尝考其性味，不过甘凉之品。因其凉血，故治肠风崩漏，其络贯串如人脉络，故能通络，其质软滑，故曰败阳暖胃之说，抑何反也。

狗蝇、牛虱，古方未尝用之，而近世医家每以此治痘，盖出《齐东野语》。周密言同僚括苍陈坡老儒也，其孙三岁出痘半浆倒靨，势已不治，遇一士授药少许，服之移时即红润，乃乞其方以寿世。盖用狗蝇和醅，以酒调服耳。按药中虫蚁不过取其飞扬走散之功，故多施于伤科外症，以通血闭。痘症全赖气血以成浆结痂，元虚之症，当以参芪培养元气，切勿以此为法也。

尝见幼科取青蒿中虫和药，以治小儿急慢惊风。古方未见用此，惟《保婴集》极言其功效，并有诗云：一半朱砂一半雪，其功只在青蒿节，任教死去也还魂，服时须用生人血。盖用朱砂和之，乳汁点服也。

今人冬月每以酒和牛乳炖食，而薛立斋言酒不可与乳同饮，则乳汁下咽

，得酒则凝，颇不易化。若以酒炖食乳，已熟而成块，本无害也。胡小圆太守晨起食乳，不耐膈气，急呼酒饮，遂觉膈间痞闷，一日夜不思饮食，服神曲麦蘖俱无效。余令取酥与消导药服之遂愈。酥本乳之精华，得同气以相引，故易取效也。

世言茂有百益一损，梨则百损一益。按：茂即木瓜，不过藉酸涩之性得以舒筋伐木，岂若梨之甘能养胃，凉可清心，润燥化痰，除烦解热，且涣风邪而消痈毒哉！尝阅陈鹄《耆旧续闻》载湖南崔孝廉道出泗州，闻吕某精太素脉俾诊之，吕曰君来年可得官，秋发痈毒，不可治。崔求预处一方，吕谢不能。固请之，乃曰：京师有大马刘者可访也。明年崔果登第，遂访刘，刘令日啖梨至二百余颗，乃遍生小疮，而无他患。又《类编》载有士人状若有疾，厌厌然日无聊赖，医者杨吉老诊之，言气血为热铄，此去三年当以疽死。士人虑之，闻茅山有羽士能医，不轻为人治，乃易青衣投执薪水役，乃以实告道士，亦令食梨而愈。考《经疏》言膏粱之家，厚味浓酒，纵肆无节，不病痰火，必有痈疽卒中之患。惟频食佳梨，能转重为轻，变危为安。据此则梨之功用甚大，损益之说，抑何相反如此耶？

腰膝无力，肾气不足也。栗形如肾，故能补肾虚，每于冬月以袋盛生栗，悬高处干之，晨起吃数颗，再以猪肾粥助之，久则奇效。然须细嚼，连液吞咽，若顿食至饱，致伤脾滞气。苏子由诗：老去自添腰脚病，山翁服栗旧传方，客来为说晨兴后，三咽极收白玉浆。是得食栗之诀矣。

樱桃味甘性热，故王维有“饱食不须愁内热，大官还有蔗浆寒”句。张子和言舞水一富家有二子好食紫樱，日啖一二升，半月后长者发肺痿，幼发痈，相继而殇。嗟乎！天生百果，所以养人，倘纵其嗜欲，反滋其害。邵尧夫云：爽口物多终作疾。真格言也。

蓬术气味苦辛，功专杀伐。古人用之，必杂以参术，虑其耗气也。今人用以破积滞，治胸胁诸痛，取其能散气中之血耳。而好古言亦能益气，然审其性味，亦犹厚朴、槟榔之类，益气之说，切勿轻信。本草载王执中久患心脾痛，服醒脾药反胀，用蓬术泡以水，醋煎服立愈。余谓脘痛每多肝木犯胃，蓬术苦辛泄降，兼之醋味酸收，正合治肝之法，是以效也。

元素曰：芎劳上行头目，下行血海，能散肝经之风，为少阳厥阴血虚头痛之圣药。余按：芎劳性味辛温，以佐地芍，而使不寒不滞，故四物汤用以为使。此如六味之有泽泻也，其非专任之品可知矣。今人海用以为君，治少阳厥阴症，不知阴弱之人，多虚热挟肝胆之火上炎，而致呕逆痰咳，头痛气喘，是宜甘缓育阴，而使火风自减，岂可以升散之晶以助其势乎？虞抟谓骨蒸多汗及气弱者，不可久服芎劳，盖能令真气走泄，而阴愈虚也。李时珍曰：芎劳，肝经药

也，若单服久服则辛香归肺，肺气偏胜，金来贼木，而肝必受邪，久则偏绝，使人夭亡，故医者贵乎格物也。

昔人言生姜调中益胃，能除肺经诸病，而为呕家圣药。按姜性辛温，用以宣肺气，开寒痰，平呕逆。若为肺胃必需之品则不然，盖胃为阳土，性喜甘柔，肺痈秋金，亦宜清肃，辛散之品，恐非所宜。余谓但可用以醒胃，不当用以益胃。或问本草言夜间勿食姜，食之令人气闭，何也？曰；肺以气顺为安，卧则气血宁静。若以辛温助之，使痰气上壅而阻气道。谚云早除萝卜夜除姜，亦此意也。

牡蛎，一名蠓山，附石而生，傀儡相连如房，故亦名蛎房。以是海气所化，体用皆阴，本草故言能治虚损烦热。余尝用以潜阳，较胜于夔。陶隐居本《通典》老雕入海化为（土+戊），云是百岁雕所化。按；（土+戊）即螺类，然蛎生石间，坚实不动，类虽属介，迥异螺蚌，说恐未然。近人疏方，每书左牡蛎，盖以左顾为牡也。陈海藏尝非之，谓是卤水结成，块然不动，阴阳之道，何由而生？但考《南州志》蛎房赞亦有牝牡异斑句，似牝牡又可以斑辨矣。顾余尝验之所谓左右者，以其附石不移，顺流旋转，水激成纹，非有雌雄之别也。

蟹为江乡美品，而吴俗尤多嗜之，每至三秋不撤此味。昔人言蟹能解结散血，故其字从解言。考其性味咸寒，能动风耗血。味虽美多食恰能损人。《埤雅》言未被霜者不可食，昔余家治屋，工人掘地疏满，获一巨蟹重斤余，烹食之，夜半腹大痛，洞泄而死。《蟹谱》震泽渔者网得螃蟹其大如斗，以螯剪网皆断，怒欲烹之。其侣有老于渔者曰：尝闻龟蟹之殊类者，是江湖之使，烹必有祸。乃令释之。然凡物之异于常者，食多伤人，岂独龟蟹而已哉。

菌之类种甚多，闽粤间人所植楠木，沃以米汁而生者，名曰香菌，乃可充饌。若生墟落秽湿之地，则本郁蒸之气所化，其性多毒，食之杀人。我邑新桥镇昔有农人于竹园中得鲜菌数枚，甚肥白，煮而食之，竟以腹泻死。忆道光己酉春淫雨两经月遍地生菌，友人谢月屏家于庭角忽生一菌大如盆，色浅红，其纹浅，有鸟兽形，谢以为瑞芝，邀余往观。余曰：此毒菌也，不久当萎。越夕果渐小，未几而蔫谢。人咸以为芝，而余独曰菌，且知其败之速，谓必有所见。余曰：尝阅珍珠船所载李凉公镇朔方时耕贮于园，树下产菌一本，大数尺，上有楼台，中间二叟对博，并成三字，曰“朝荣观”。公闻而疑之，乃令虻掘其地，仅三四尺即有巨蟠穴其下，目光如镜，口吐沫成菌。今观君家所生，疑即此类，见背有蓑纹，故知非芝，以气化必易萎也。

闽产桂圆，味甘肉厚，能悦胃养营。凡劳损心脾而血耗者，宜食之。因其形如龙目，故又名龙眼。道家每取肉细嚼，待满口生津，汨汨下咽，名饮玉泉

。余尝试之，颇益。昔华亭陆平泉宗伯享寿百龄，日惟食龙眼数千，饮食如少时。然其味过甘，多食令人中满，有痰热者，亦似不甚宜也。

初摘鲜莲，气清味甘，能和中养心气，煮粥食之，益人肠胃。昔人言生食须去心，否则恐霍乱。按：莲子中青心，能清心去热，霍乱之说，不知何据。惟今肆中所卖石莲，产粤东，味上，其味大苦，曾见食之而作呕者，今人每用以治痢，误矣。

侧柏代茗，别有一种清芳之气，当春末夏初，嫩叶方长时采服之，能除风湿。但其性味苦燥，非壮水之品，而丹以为补阴要药，说恐未然。咸丰癸丑洞庭陆秋谷贩于陕，遇盗遂入山谷，行数里杳无人迹，忽闻林间人语，周视恰无所见，惟有大柏一株，枝干修伟高出云际，时腹中甚馁，因采叶食之，遂忘饥渴，今年逾周甲，须发未斑，步履饮啖一如少时，每言食柏之验。曩阅《航海续编》广成子取云阳液，以世人疾苦，虽垂死可活。初不知云阳液为何物，后观《抱朴子》山中树能人语者，非树能语，乃云阳为之。注云：阳树精也。陆之所食，或即此耳。

王宇泰云：病酒者当服枳椇，一名木蜜，又名金钩。树似白杨，其子著枝端，长才盈寸，骈生如指，曲相连，春生秋熟，霜后味甘如饴。昔人有造酒库，而以枳椇木架屋者，其后一室之酒皆淡薄无味。乃余少时曾伤酒发热，取汁服之，反觉中满，是或味甘所致耳。

鸩，毒鸟也。邕州朝天铺及深山处有之。其种有二：一大如鸦，黑身赤目；一大如鸮，毛紫绿色，头长七八寸。雄曰运日，雌曰阴谐。声羯鼓如遇毒蛇则鸣声邦邦，蛇入石穴，禹步作法，石裂蛇出。秋冬解羽，蛰穴熏之出走，听弦而毙。以法取胆，著银瓶，倘染指指即断。用作毒矢，着人立死。鸩羽沥酒，犀角即解。凡鸩穴处必有犀，天地所以制杀机也。

苏郡某世业药材，精于辨别，同业咸推巨眼。同治间贾于沪，有航海客携犀角一箱托售，某开视，遂邀同市共观曰；此名天马角，伪物也。以此贩楚鄂间，可获利十倍，然杀人亦如之。余若不言，恐售伪者踵至，且虑嗣后无识者，害何底止。遂以百金易之，对众焚毁，客甚感愧。

冬季取大鲭鱼胆，入川贝末，悬壁间，俟干取末，以治咽喉之疾。而酃湛若赤雅又云；其胆治目，功比空青。鱼大胆小者上，鱼大胆大者次之，鱼小胆大者下矣。粤东花县渔者得鱼，到县亲剖官税，其胆始敢出市，闻私者杖，故其诗有“金环殉吉鸩，花县税鲭鱼”之句。今藤江所市者，皆以鲛胆灌黄藤膏伪为之耳。辨之不精，必见笑于鱼目矣。

杜诗“岂无青精饭，使我颜色好”。青精，一名南天烛，又名墨饭草。草用以煮饭色纯黑。《仙经》云：草木之正气与神通，食青烛之精，命不复殒是

也。